醫門棒喝

醫門棒喝卷之四目録

醫門棒喝卷之四

會稽虛谷章楠著
受業孫廷鉽震逵參訂
山陰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痧脹論

夫病有因名而昧實者、若世稱痧證之類、不可不察焉、凡外感之邪、病狀名目雖多、總不出內經所定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而已、何以見之、蓋乾坤旋轉陰

陽相生、四時運行、循環進退、而萬物生長化收藏、莫不由此六氣爲之變遷、若大冶之鎔鑄也、人生稟天地之氣、與天地萬物同源、萬物遷流、不出六氣、而人身疾病、豈能外六氣哉、故治外邪病者、首當究六氣變化之理、而後方知發病之源、勿至因名昧實之害、是故病必有證有因、察其證、而後知因、知因而後方可名病、證者、如聽訟之有見證、情僞、不能隱也、假如證現發熱頭痛而惡寒、知其因於外感也、無汗脈緊

者、名傷寒病、如惡風有汗、脈緩者、名中風病、又兼口渴脈數者、名風溫病、或不惡風寒、脈虛而渴者、爲暑病之類、故外感之因、有六氣之異、各於見證辨之、而後定其病名、病名既定、再審其邪之淺深傳變、體之虛實陰陽、而後製方用藥、方可無誤、若病名雖確、或不識其邪之淺深、體之虛實、而用通套之藥、則無益反害、而況更有證同因異者、如同有發熱頭痛之證、而有內傷外感各異之因、有因同病異者、如同因受

暑、或為熱病、或為瘧痢之類、如此千變萬化、難以枚舉、須與各證脈象互相參合、稍有不明、卽毫釐千里之謬、豈易事乎、倘不知此、而但云某病可用某方、某方可治某病、稱為專科、執死方以治活病、幸而合者偶然、其不合而受害者多矣、嘗考醫籍、除聖經外、凡諸家之論、多首標病名、次列證狀、繼以方藥、若某病因於某邪、故現某證、全不辨晰敘明、未嘗不廢書三歎、如醫方集解之方下所註、治某病某病、而不道其

所以然淺學不辨宜否因而誤人雖自欠究心亦古書有以害之也卽如痧證之名起於後世古方書名干霍亂霍亂者感錯雜邪氣上吐下瀉揮霍撩亂也其邪閉結欲吐不能欲瀉不得而有攀絕之處則名干霍亂也如邪閉營衛按經穴刮之氣血流行邪從毛孔而泄膚現紅點如沙子後世痧證之名所由起也上古治外邪多用針砭今之挑痧放痧亦針砭之意耳若近俗所稱吊腳痧者卽古書所謂霍亂轉筋

也、轉筋入腹者死、因邪入臟、由肝傳脾、木剋土爲賊邪、肝主筋、脾位於腹、故轉筋入腹則死、治法必辨六氣之因、虛實之異、非可通套混治、每見有名專科治痧者、雖常見效、但其不明六氣爲病之因、凡遇頭脹胸悶腹痛等證、概指爲痧、混用辛散開竅破氣破血之藥、致氣血傷殘、邪仍不解、其所以名專科者、惟習痧脹玉衡大全等書、而聖經所論陰陽六氣之理、未曾體究、但知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若其證其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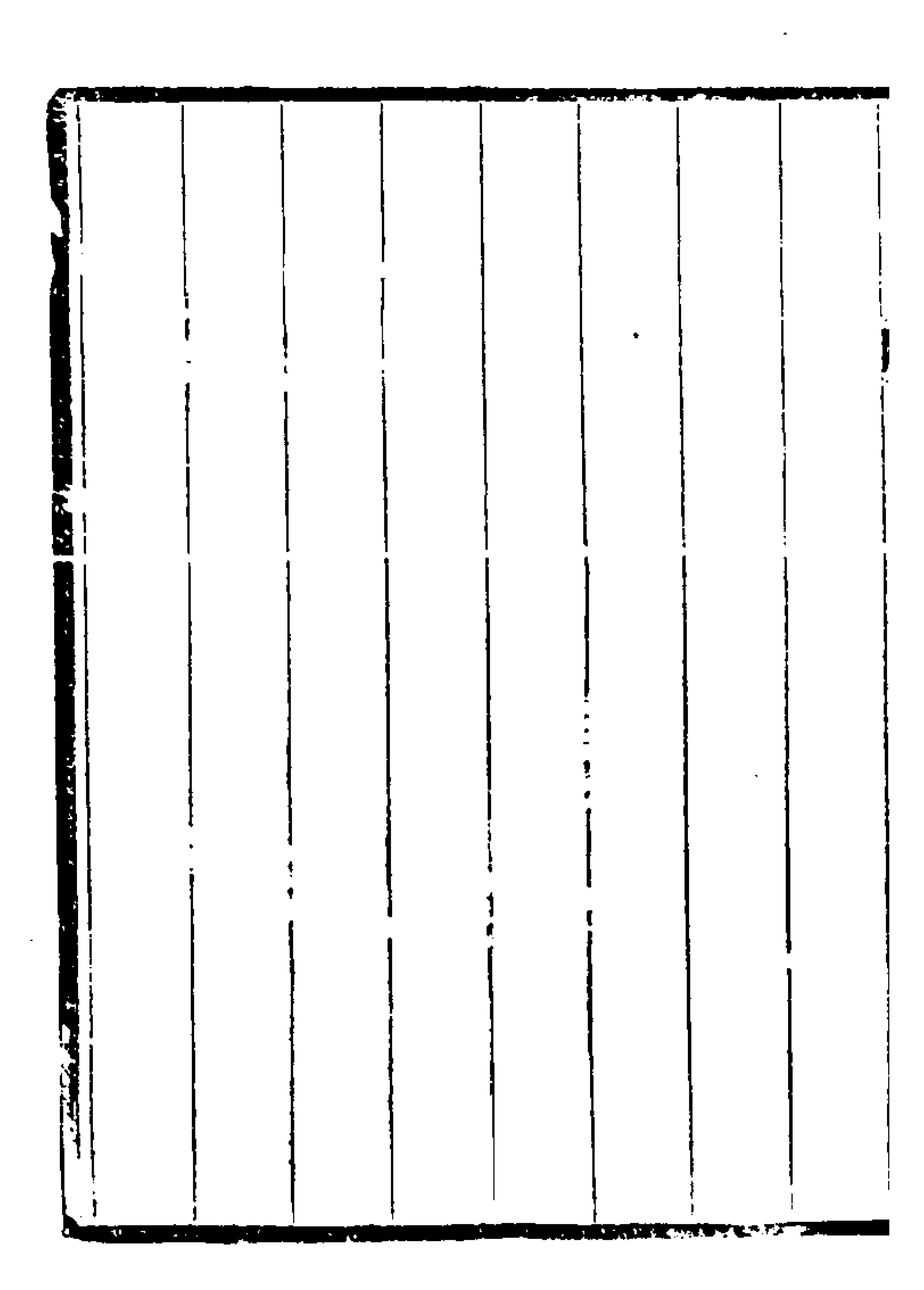
千變萬化、似是而非者、則莫能辨也、痧脹書、始於近代、補古未備、原有救濟之功、惜未詳論六氣之理、以明其源、但稱爲痧、而敘證狀、多列名目、淺學未能細辨、每與雜病牽混、夫痧者、雜證中之一證、今名目多於雜證、使人目眩、而莫知其緒、如吳又可之論瘟疫、亦不明六氣變化之因、混指溫病爲瘟疫、悖經旨而誤後學、予於溫暑著提綱、已詳辨之、若痧證之因、實與瘟疫一類、以其邪氣鬱遏、故變證尤多卒暴、如內經

所謂因同證異則治法當隨宜變通也

云癘大至民善暴死是也要皆不出六氣與穢惡醞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較少而一方中病狀相類亦如瘟疫之傳染惟瘟疫由膜原傳變痧證之邪淺深不一皆由鬱閉使然現證不同其爲疫邪則同也以六氣錯雜閉鬱但開其鬱即爲治痧大法然不識六氣爲病之理則必誤將雜病作痧而治虛實不分混投痧藥斯害也已古人著書之心原欲濟世不善讀者多以滋害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倘不明聖經

源流則難免因名昧實之弊、操術者、不可不察焉、豈

獨痧證瘟疫而已哉、



宜於此必不宜於彼
凡藥皆然

蔞仁辨 兼論痾痰證治

按瓜蔞、本名栝樓、甘凉滑潤之品也、潤肺、止咳嗽、消痰火鬱結、皆取其凉潤之功、因其甘凉滋潤、故又生津止渴、是但宜於燥火二氣之病、若寒若濕、斷非所宜、本草言其能滌蕩胸中痰膩、亦是火燥二氣、鬱蒸津液所成之痰、非濕蘊之痰、此不可不辨也、且古方所用、皆瓜蔞實、未有單用仁者、爲因其仁多油、本草言蒸取可以點燈、則油重可知、油既重、則不但不能

滌蕩、而反滋其痰膩矣、後世有將其油去淨、名蔞霜、用治陰虛腸燥痰火之病、亦罕見有用仁者、余涉歷南北各省數十年、惟見吾紹治溫暑濕熱痢疾等證、多用蔞仁、未知始自何人、相習成風、莫有知其害者、余竊怪之、推求其故、實由汪訒菴本草備要、誤將蔞實作仁、竟不考古方所用是實非仁、又有本草從新、其自序云、即取備要而重訂之、故亦以實作仁、因訛承訛、此二書為當世所盛行、讀者遵信勿辨、遂相率

效用也夫濕熱之邪粘滯難化必須芳香苦辛開泄疏通而後陽氣得伸邪始解散大江以南多濕故溫暑等證挾濕者十居八九舌苔雖黃而必滑此濕邪之明徵也濕邪壅遏三焦氣化不宣多致二便不利但用芳香開泄三焦氣行其便自通或見大便不解不知開泄而用蔞仁欲其滑腸豈知蔞仁甘涼油潤涼不足以去熱而油潤助濕甘更壅氣故不能退病反礙其胃或遇脾氣虛滑之人便雖得解而濕熱因

之內陷、爲其止能滑腸、不能開泄濕熱、遂至淸陽不振、上則胃閉不食、下則滑利不休、變證多端、或至昏沉不省人事、余蓋屢見之矣、此皆由本草備要之誤、而不考究古方之故也、至於痢疾、由內傷飲食外受六淫、其因不一、必當隨證審察、若用蔞仁、無祛邪之能、有敗胃之害、其有夏秋暑濕邪重、壅閉胃口、絕不思食、名噤口痢、者、最爲危候、倘用蔞仁、更敗其胃、害尤甚焉、或曰、本草言蔞仁治赤白痢、今言不可用、何

也答曰讀書須達理不可以辭害意也若本草備要從新等書不可爲憑考綱目言瓜蔞子炒用補虛勞口乾潤心肺治吐血腸風瀉血赤白痢手面皺旣曰補虛勞則斷不能祛邪破積矣滋口乾潤心肺則其爲甘涼滋潤之品也其吐血腸風瀉血手面皺者皆爲風火燥邪之痢故宜甘涼滋潤由此觀之則赤白痢亦由風火逼迫腸胃脂血下注即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火是也斷非濕熱積滯之痢益可見矣奈

腑實臟虛四字發千古之秘能徹悟四字之理求其所以然之故則於治痢之道思

何不達其理、一概混用乎、又曰古云滑可去着、痢疾積滯、便結不暢、用蔞仁以滑腸、是亦一法、何云概不可用、答曰、此正不審氣味宜否、徒執死書、莫知其害也、痢疾之所以結滯者、由邪氣與食積凝聚故也。所以凝聚不行者、由脾氣不能運化故也。要知邪結在腑。其傷在臟。邪結為實。正傷為虛。腑實臟虛。故為重病。經言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臟、應實、實則氣旺、能運化周流也、腑應虛、虛則通暢、

過半矣

說出所以然

虛實不同治法迥別

無積滯之患也今虛者反實實者反虛氣化乖違陰陽否塞豈不殆哉蓋腎司開闔二便者腎之門戶也腎傷而開闔失度則便下不禁矣脾主運化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脾傷而轉運不前則津液下溜而積垢停滯故雖便下不禁而又濇滯不暢所以古名痢疾爲滯下也初起時輕者開泄外邪以化積重者兼用大黃以破滯使腑氣宣通則臟氣亦甦或邪重而臟氣本弱難施攻奪或日久而元氣已傷邪積仍結如

此者若不於清理之中兼扶脾胃助其運化則積滯豈能流行邪結日深元氣日削無不危矣倘不知此而用蔞仁油潤氣味胃先受傷雖能滑腸不能化積腸滑則便下反多脂液日耗脾腎愈困更無運化之力則邪滯膠固愈深豈非反增其病乎余嘗見有久痢瀕死者便下日猶數十遍腹痛不止檢其所服方無不重用蔞仁可見其臟氣已敗而邪積依然在腑也嗟乎要知腑氣流通全藉臟氣鼓運或不明腑實

腑司出納其所以能出納者臟氣之鼓運也而脾尤賴於胃故

能爲胃行津液而消
食物也

乖理說明

臟虛之理、虛實寒熱之殊、而以莪仁爲君、佐以香連
積枳爲治痢通套之法、竊恐其害、有難言盡者、或曰、
童眞之年患痢、豈亦臟虛乎、答曰、言臟虛者、非謂平
日虛損也、內經言穀入於胃、化生精微、以養五臟六
腑、五臟皆稟氣於胃、今邪結腸胃、穀入旣少、胃氣精
微、下注不休、五臟無氣以養、則日虛矣。因其腑實。所。
以臟。虛。脾腎二臟、受傷尤甚、無論童眞、莫不皆然、其
臟氣素虛之人、則危殆更可知也、或曰、邪積重者、旣

可用大黃、則虛人不任攻奪者、用蔞仁代之、似較穩當、是故醫或未用、而病家多有要用者、所以相習成風、今子創新說、不慮不協於衆乎、答曰、世俗正坐此病、欲圖穩當、反受其害、殊不思蔞仁氣味、與大黃天淵不同、豈可相代、大黃氣香、能解鬱開胃、性寒、能清邪熱、味苦化燥、而能去濕、其力峻猛、直下腸胃、能破積滯、是故虛人挾積、不妨少用大黃以退病、昔人有與參朮姜附並用者、正是虛人治法也、豈可代以蔞

不肯究心於古但隨流俗浮沉一齊不敵衆楚吾末如之何也

苦口良言其誰聽之

論治痢疾雖止千餘言而溯流窮源理明法備要旨已括於中

仁反敗其胃乎所以痢疾門中古方多有用大黃絕無用蔞仁者奈何不審氣味不知古法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良可歎也總而言之蔞仁氣味大不宜於脾胃溫暑等證固不當用而痢疾乃脾胃俱困用之其害更大余故聊述其弊非以追咎已往竊欲補救將來知我罪我亦所不計也若夫久痢脾腎兩傷尤當大培本元然必仍兼化積利其胃氣庶中宮轉運飲食漸加便下漸少方有生機余又每見久痢虛證邪

倘能推類隅反則變化隨宜臨證施治自有得心應手之妙然非用力之久焉能識其端緒哉

積未清而用桂附八味、人參五味等呆補之法者、如實漏巵、終歸無濟、此不明臟、虛腑實之理、故也、所以治痢、溫、涼、補、瀉、之、法、無一不用、變化隨宜、楮墨難盡、試觀仲景烏梅丸方下註云、治久痢、其藥寒熱補瀉、酸苦甘辛、錯雜並陳、若能參悟其理、則於治痢之道、思過半矣、仲景稱醫聖、爲立方之祖、能用其法效如桴鼓、然淺見者、反謂其方夾雜、多不敢服、此醫道之所以難言、而危證之不免益危、可慨也夫、

經云自利不渴者屬太陰故凡邪入太陰

附治案

城東有徐姓人、種園爲業、年近五旬、丙戌夏初、患溫病六七日、云醫者回覆不治、懇余視之、其人昏憒不省人事、大便流糞水不止、按脈、寸關散漫不應、尺部擺蕩下垂、輕按皮膚則凉、重按肌肉、熱如火、其妻言病初起時、發熱畏寒、而口渴、今泄利不止、口卽不渴、而神昏矣、余意必因服蔞仁等凉藥、脾氣滑泄、熱邪陷入太陰也、病家檢方出、果係柴薄羚羊知芩枳半

則脾無轉運之力而糟粕下瀉必自下利其寒邪固不作渴雖熱邪亦不渴者以中氣隨邪下陷火不上炎也必升其陽則邪出陽明而大渴出汗而解以太陰陽明爲表裏故也

蔞仁等藥因思貧苦人勞力非同內傷或可救治隨告病家曰若服余藥必要仍然發熱口渴及有汗出方有生機遂用生黨參三錢加柴葛升麻蘇朴甘草姜葱兩劑次日視之脈弦數身熱汗出而口大渴卽於前方去蘇朴姜葱加生石膏一兩知母五錢又進兩劑大汗淋漓下利止而神漸清遂思粥食乃減黨參錢半加鮮生地根生地連服數劑調理漸安按是證救回後脈弦數左尺甚微右尺獨大數如沸湯此

辨證須明晰進藥有次序

因貧苦人、力食衣單冬受寒冷、邪伏少陰、至春陽旺、鬱邪化熱、刼爍腎陰、故尺脈如此、卽余溫暑提綱中所論之證也、熱蘊少陰、乘春升少陽之氣而動、兼外感虛風、表裏俱病、故初起畏寒發熱者、外感風邪也、口渴者、內熱勃發也、內經云、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先須辛甘微溫、升散其鬱、使外風解而汗出、則內熱透發、然後淸之可愈、若不透達、見其口渴、卽投涼藥、遏其內發之火、又見大便不解、以蔞仁滑之、脾氣

半夜鐘聲

所以仲景之法果能精之可治萬病豈止

下泄不止火邪內陷變成壞證矣夫熱邪在經必從汗解既無實積腹脹其大便不解本無妨礙何必通之反使外邪內陷乎總因不究仲聖六經治法但以吳又可瘟疫論爲規則不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謂通大便卽可退病或不效而變壞證未知其故則云不治反謂仲聖之法止可治傷寒不可治溫病而不思傷寒溫病雖不同其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豈有異乎若又可之論偏執一隅未達至理余於溫暑提

傷寒而已

爲因審辨最難故世

綱、已辨其弊、豈可師法、且仲聖麻桂四逆、理中、眞武、白通等湯、則爲治傷寒之法、若黃芩、白虎、瀉心、大小柴胡、承氣等法、豈不可以治溫熱乎、而傷寒溫病皆有虛實不同、故如理中、桂枝新加、小柴胡、人參白虎、半夏瀉心、復脈等湯、皆用人參、補瀉兼備、又如後世之參蘇飲、人參敗毒散、溫脾湯、黃龍湯等法、或發表、或和中、或攻裏、而參地芩連、大黃姜附、錯雜並用者、不可枚舉、良由正虛挾邪、不得不攻補兼施、但必審

其虛之多少、邪之淺深、而使藥病相當、方能奏功、不比純虛純實之易治耳、今也則不然、無論體之虛實、邪之淺深、總以柴薄知芩枳朴杏牛連翹梔子鬱金豆蔻犀角羚羊等爲主、一聞大便不解、不論寒熱、先用蔞仁、如不應、繼以大黃、更不辨有無實積、總謂通便可以去病、若諸藥用遍不效、反見壞證者、即言不治、凡見身熱頭痛之病、即用前藥、名爲時方、如有攙用他藥者、即謂其方不時、衆必咻之、而不敢服、或有

俗必不肯用補瀉兼治之藥恐不能效反招物議以人性命爲輕已之聲名爲重嗟乎如此爲醫不知其問心果能安否曰安曰汝安則爲之

風寒之邪亦混稱風溫濕溫而用前藥風寒爲涼藥所閉其人委頓氣化不行大便反結亦必用蔞仁大黄以通之終至不救而後已如是受枉者殆不可數計嗟乎軒岐仲聖之道一至於斯誠可痛也余既淺陋年力已衰斷不能挽狂瀾於旣倒矣或因芻蕘之言以發其端引伸觸類得以漸明聖道是則望於後之君子吾今再拜叩首泣告

當世明賢務師軒岐仲聖研究歷來古法審病用藥

切勿揣摩時方、作醫門捷徑、不顧人之虛實、邪之淺深而致害、則積德無量、獲福亦無窮盡矣、幸甚禱甚、

或曰、以時方治時證、誠有之、若風寒之邪、何至誤作溫病而不辨哉、答曰、余非目擊斷不敢妄言也、近處有齊姓婦人、年三十餘、體盛陽虛之質、丁亥正初、臥病七八日、水米不進、邀余視之、狀甚委頓、不能起坐、語聲低不能聞、按脈濡遲無力、右寸關沉弦而滯、據述初起、發熱頭痛而畏寒、服柴薄知芩梔子連翹等

淺學莫不認爲內熱矣

中陽傷而風寒閉故身反不熱頭即不疼所謂陽病變陰也本感邪在皮毛屬太陽經故頭痛皮毛內遏

一劑、即覺口干難忍、食梨蔗等水菓、遂不思粥食、胸腹滿悶、大便四五日不解、頭即不痛、身亦不熱、但覺畏寒而已、余令人按其胸腹、空軟、但虛滿耳、舌苔薄而微白、余曰、此本感受風寒、因涼藥而邪內閉、胃陽被鬱、故即口干、又食生冷、則中陽更傷、肺胃伏邪不出、須用辛溫開解、乃用蘇杏葛防桂枝厚朴甘草姜棗等一劑、次早脹滿略減、脈仍弱濇、多日不進粥食、狼狽已極、正氣既虧、伏邪難出、乃仿仲聖建中例、於

於肺肺爲太陰經脉不上頭邪伏太陰頭不痛矣胃脉雖上頭胃陽不振邪伏不動陰寒盛而火微也

前方加黨參三錢、干姜一錢、服後腹中鳴响、脹滿漸減、其親戚見病勢沉重、又延別醫診之、言是風温、遂用時方、聞大便多日不解、即加蔞仁五錢、大黄三錢、并云一劑大便不通、再服一劑、病家疑惑、至黄昏時來詢余可否服大黄方、余又爲診脉、比前已好、詢病人云略覺安舒、余曰、此本虚寒邪伏、故服黨參姜桂温補熱散之藥、陽氣轉動、腹鳴脹減、若服大黄蔞仁以寒遇寒、如冰益水、更使凝結、大便必然不通、元氣

幸而免

干姜又加附子大便反通可見陰寒凝結如服大黃則便必不通而元氣脫矣

止存一線、再服苦寒攻藥、元氣先脫、何須兩劑以通大便哉、其理如此、請自酌之、於是止而不服、次早又邀余診、脹滿已消、脈亦較好、卽於前方去厚朴、加附子錢半、服後漸有微汗、隨解大便些須、卽思粥食、次日又診、神氣脈象均好、伏邪得汗而出、乃用溫補氣血、調理半月、始得下牀、夫用姜桂附子而大便始通、其寒凝甚矣、且其脈象證狀顯然虛寒、奈何全不辨別、猶投知苓大黃、是眞以人命爲兒戲也、顯而易辨

者如此、其假實假虛爲難辨者、誤治更多矣、豈余所敢妄言乎、誠以目擊不忍、是故泣告

當世明賢、千萬留意、幸勿以人命爲兒戲也、

是年夏令、又有城中青道橋吳姓男子、年二十餘、患熱病、先有醫者、與吳又可達原飲兩服、至第四日、邀余診視、其身微熱、頭疼不甚、口渴飲不多、舌苔薄而黃、胸腹無脹滿、不思食、略進稀粥、大便不解、小便黃、神色不爽、夜有譫語、余察諸證、全是熱邪閉伏之象、

故爲疑難非深通經
義不能辨析施治

但診其脈、右手弦軟而遲、左手寸關全無、惟尺部略見、因思營行脈中、右屬氣、左屬血、今左脈如是、其邪閉於營、血滯甚矣、營爲陰、故夜分有譫語也、且渴不多飲、內熱不甚、而營血滯濇、斷不宜妄投涼藥、以遏其邪、遂重用當歸、桂枝、佐連翹、赤芍、以通其營、加知母、厚朴、以清陽明、連進兩服、左關脈稍出、寸部仍無、內熱略甚、大便不解、乃於前方、加製大黃二錢、解大便二次、舌苔亦退、惟左寸依然不應、夜仍譫語、此邪

于心包、恐防昏厥、即於前方去大黃、重用當歸、又加柴胡、和入至寶丹五分、次日又重加桂枝、左寸始得稍應、如是服當歸桂枝至寶丹等藥、至六劑、左手之脈方調達、寸部始見洪象本脈、粥食漸加、讝語亦少、而小便時、陰中掣痛、此伏熱流通、乃減少當歸桂枝、加元參、羚羊角、黃柏、滑石之類、小便不疼、而口仍渴、乃去滑石、黃柏、加生石羔、鮮生地之類、連服四劑、諸證皆退、調理而安、余思此證、原係熱病、何以脈象覺

寒爲陰邪其[illegible]
故能久伏若[illegible]
性陽而動則易發[illegible]

同陰寒不解其故遂詢其致病之由據述上年冬間赴山東投親不遇盤費短少奔走長途落魄而歸余方悟冬傷寒邪藏於肌膚之言爲確而辛苦之人尤多也蓋風傷衞而寒傷營因其少年元氣未虧邪不能內干而侵入營中與血氣攙混全然不覺歷春至夏陽氣升散其病始發若非余親見而得之傳聞亦難遽信以是可知王叔和當時亦曾親驗故云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熱病者由冬傷寒邪所致也後人以

理既大明猶須閱歷

即所謂時方也

叔和之言爲非者殆未親歷故也故凡病情變幻莫可窮盡醫者雖博古通今斷不可自負自用致傷人冥冥之中而不覺也此證余用當歸桂枝時有醫者見而非之乃用犀角羚羊芩連牛黃丸等大凉之藥言其鬱熱成斑必服此藥其斑乃出病家詢余然否余曰脈證如是熱邪尚輕而營血凝滯特甚若用凉藥血得凉則凝而邪愈閉雖有斑而不出矣邪閉不出元氣日削命不可保也遂從余服桂枝等方至六

劑之多其脈始出而邪始達設病家疑貳雜進他藥則吉凶未可知也嗚呼醫者雖有救人之心實亦不能操其權者蓋患病之人有命存焉余閱歷以來見受枉者多矣不禁歎息流涕而又莫與明此弊也惟願高明君子虛心審愼擇善而從勿立巖牆之下爲幸耳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可知凡事皆由前定病者幸而遇良醫則愈或雖遇而不信及死於庸醫者不幸也亦命也故曰死生有命所以君子知命

惟順天理脩身以俟之無所用其禱亦無所用其藥也藥者聖人之仁術爲參贊化育而設雖能救人疾苦非能造人之命也命由己立福自己求知君子之道者當別有會心處矣

原痘論

痘者何、先天之毒也、何爲先天、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絪緼一氣、兆於賦形之先、故爲先天先天一氣混然、而爲陰陽之根、卽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生而兩儀判、以象人之兩腎、卽爲後天、由是而四象五行、臟腑形體、次第而成、與造化之生成萬物、同其機括、故腎臟爲後天形體之本、而先天混元之氣、寓於命蔕之中、名爲先天而

有毒乎、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實與天地同根、天地氣化流行、無非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人居氣交之中。若魚之在水、六氣純和、人賴以養、六氣偏駁、人亦受傷、鼻納天地之氣、口受天地之味、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經言五者、明五行之道、以氣味配天地者、表陰陽之理也、然味出於地、地實賴天氣以發生、蓋天體迴旋、包乎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爲雲、降而爲雨、皆混元一氣之流行、升者爲陽、降者爲陰、

陰陽升降、而萬物生成、是以天地之道、不可析而爲二也、父母平居、感六氣之偏、受五味之雜、混於血氣之中、而陰陽交會、妙合而凝、則偏雜者、亦隨情欲之火而孕乎中矣、此爲先天之毒也、然則靈素未嘗言及、何以上古無痘毒耶、蓋以上古氣化醇厚、人心渾樸、體質堅强、即或稍遇偏雜之氣、隨時消散、不至混於血氣之中、後世氣化日降、生齒日繁、情欲倍熾、體質不堅、六氣之偏、混於氣血、而與五味之穢、情欲之

火釀成毒厲然其根實天地六氣之偏所致故其發也必由六氣以引之是以不拘四時皆有痘證而兄弟姊妹同臥起者又有或出或不出者因其先天所感六氣各有不同故其發也雖由君相二火以動其機必其同類之氣相引若非其類雖同臥起不能觸發而六氣偏駁春夏為多故痘證亦春夏多於秋冬此蓋不易之理也或曰非同類之氣相引則不發而種痘之痘痂豈皆同類之氣而能引發何也答曰痘

毒發於先天而痘痂成於後天之氣血卽此氣血中則又有五味六氣之偏雜矣又配以開竅引導之藥故易發也然亦間有種而不出後又自出者其理自可想見也昔人有謂痘係胎毒因受孕後或交會太多及五味濁氣與情欲之火交互侵漬於胎胎長其毒伏於命門此說非也結胎以後巳屬後天卽有濁邪侵漬而混於後天血氣之中如出胎以後所發丹毒疹子之類是也故胎毒爲後天之毒或有或無或

潰腐或漫腫、皆各不同、非如痘為先天之毒、形象人人皆同、而又千百人中無一二不出者、以其為先天之毒、故其出也、而有次序、合乎天地四時、造化生物之機、是以氣血平順者、必發熱三日而見苗、若春陽鼓動、草木萌芽、其長也、若夏令陽旺、萬物茂盛、其漿足而飽滿也、如秋令收肅、萬物成實、其回靨結痂也、若冬令陽氣歸藏、萬物剝落、四時十二月為一歲、痘以十二日成功為常期也、或不循常期、而發而長而

稟而臟者、必因其人氣血有乖、或偏勝、或幼弱、或兼外感內傷等因、皆爲危險之證、則必藉藥以治之、而斡旋造化之缺失也、是以痘爲先天之毒、不同後天之胎毒、或痘發時、胎毒亦發、如方書所云、夾丹夾疹之類、此則病勢較重、而治之必以痘爲主、痘毒化則胎毒亦因之而消、蓋後天氣血、卽陰陽所化、陰陽實根於先天混元一氣、故痘毒爲根本、胎毒爲枝葉、治其根本、則枝葉一以貫之矣、然痘毒未發、何以絕無

當其未發絕無影響可見爲先天之毒故與衆痘迥異

影響、因其孕於先天混元之中、與先天之氣、若水乳相和、先天之氣無形、故痘毒亦無形可睹、一旦觸發、毒卽流於後天血氣之中、攪血氣而結瘡窠、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而形成於血氣、毒者、不過穢惡、究無形象可名也、但先天之氣無形可覩、何也、蓋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既立、太極體隱、而實寓陰陽之中、爲陰陽之根蒂、童貞之年、陰陽未充、太極之體、猶渾融不泄、天癸既至、陰陽充盛、而發生生之機、若男子、每夜

子後陽舉、即先天之氣、應天地之陽氣而發動也當其發時、昏睡中不覺其形狀、既醒之後、即隱而不可見、惟脩煉家、靜極生動、而見此氣發生、故老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復者、先天混元之氣還復也、虛極靜篤、象坤卦之純陰、靜極生動、若復卦之一元來復、故學仙之道、必使乾坤合體、而返先天混元之中、則神光大定、爲成功矣、是皆人生稟賦之源流、陰陽生化之奥妙、而爲天人合一之大道、即痘毒發

源之至理、而一定不移者也、若夫後世諸家、以兩腎之中爲命門、余則謂不然、夫言命門者、卽命蔕也、命蔕、卽太極之體所在、人其形體之初、而成後天八卦、乾變爲離、坤變爲坎、離南坎北、坎象腎而離象心、兩腎之中、坎之一陽、非命蔕也、必返究乎先天八卦之理、而後方知命蔕所在、故道家有云、不在心腎而在玄關、玄關指命蔕也、謂至玄至妙之關竅、非學道者、終身不悟其旨、苟悟其旨、亦非語言所可形容、又焉

能與憧憧者道哉、或曰、子言命蔕、彼言命門、義各不同、則古人之說、豈可非乎、答曰、若取義於門字、譬如一屋、有孔竇處、皆可稱門、如人身耳目、爲心神遊行之門、口鼻爲氣味出入之門、二便爲出穢濁之門、又自唇齒咽喉、及胃與二腸至肛、有七衝門之名、以其爲納水穀化糟粕、出滓穢之門徑也、腎臟象坎、坎中一畫非竅穴也、名之爲門、何所取義乎、

總括要旨最宜着眼

治痘論

治痘之要全在辨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而權衡補瀉必使毒氣盡出於外元氣始能獲全倘辨別不真漫言溫涼補瀉或云七日前必涼解七日後必溫補斯如刻舟求劍失之遠矣蓋必計日以察其證非按日而定治法也如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三日而起脹之類或未及期而出而脹或過期而不出不脹則必計日而審其所因或因毒盛或因正虛或內有

積滯、或外邪閉遏、隨證而治、豈可拘七日前涼解、七日後溫補之說哉、若出脹行漿、皆循次序、是爲順證、原可不藥、而無溫涼補瀉之可議也、自古論治痘者、或主涼瀉、或主溫補、雖各有見解、而皆一隅之說、未協至理、其主涼瀉者、泥於內經諸痛瘍瘡、屬心火之言、而痘瘍之毒、發於後天氣血、初起可散可消、否則使潰而膿盡方愈、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不能消散、不可使潰、與諸瘡病源不同、治法逈異、豈可專以涼瀉

爲主乎、其主溫補者、知痘毒賴元氣運化、始能外出而成功、故戒涼瀉、恐傷元氣也、然虛證爲宜、倘毒盛火炎、豈可概主溫補乎、以故皆爲一隅之說耳、至翁仲仁金鏡錄、論虛實補瀉之道、辨析精詳、理當法備、實爲治痘準繩、又有聶氏活幼心法、朱氏定論、翟氏秘要、更多闡發其微、似無遺藴、業痘科者、莫不知仲仁等書而遵守之、然余猶見世俗治痘、而於虛實補瀉之道、常多失宜、而致害、雖由學識不精、竊嘗深究

其故、爲因諸論之辨虛實吉凶、惟視痘之形色爲憑、而參以他證、詳形色而畧證狀、而又散漫錯綜、無綱領統攝、學者不得其緒、辨別未明也、夫痘之形色、有諸中者、必見諸外、原屬至理不移、但後學專習痘科、不究方脈之理、而他證之虛實、未能甚明、但憑痘之形色、形色狀象既多、而理尤微妙、眼力不到、常多疑惧、虛實倒施矣、即如灰白塌陷、諸論皆言虛寒、而痘科正宗、言其毒滯、而用大黃得效、極詆古人用補之

非諸如此類、冰炭相反、後學何所適從、其餘疑似者猶多專恃看法、豈能無誤、若正宗一書、雖多妄誕、不足為憑、然既言之鑿鑿、亦非全然無因、灰白之屬虛寒者固多、或因毒滯、而血不流通、痘形色白、可用攻瀉者、要必另有實證可據、若不明他證之虛實、而但以形色為憑、必致毫釐千里之謬、其害何可勝道哉、是以論治痘者、必須窮源清流、擧其綱領、以立法度、庶後學有規矩可循、無岐惑之害、若仲聖之論傷寒

也分列六經、河間之論溫熱也、辨別三焦、則論證立法、有所統攝、使人因流知源、各有端緒、竊意症證宜分隸五臟、如傷寒論等立法、則條貫縷析、辨別易明、雖古來所稱心經症、脾經症之類、既不詳晰明其義理、而經之一字、實爲未妥、蓋症出臟腑、而至皮毛、上頭下足、無處不徧、若以經稱、則手足三陰、不上頭面、其理豈能該攝、若五臟者、腎主骨、肝主筋、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則經絡三焦、皆統該於中、故症

證必當稱臟不應稱經也緣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陰陽氣血之中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故毒自左而升者由肝而之心自右而升者從脾而達肺毒氣既升烘然發熱發熱者由元陽鼓舞驅毒而出毒氣周歷五臟以尋出路有一臟之氣稍弛毒即由一臟而出有兩臟之氣稍弛毒由兩臟而出痘毒如賊元陽如主人自內逐賊而外出五臟如五門有一門不固賊從一門而出兩門不固即從兩門而出

若無的確實證、則灰白爲虛寒、豈可妄用攻瀉以殺人乎

故痘之形證、有一臟、有兼臟者、不能一定、即此可知其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也、故元陽旺者、蒸發熱而精神不疲、臟氣堅固、必待三日、而毒始外現、循序起發、爲順爲吉、若元氣不勝毒氣者、一經發熱、毒即一擁而出、此五臟不固、如門禁失守、賊勢衆盛也、又如發熱輕微、而痘出不快、精神委頓者、此非毒輕、乃元陽不振、毒不外出、如主弱而賊欲內攻也、皆爲險爲凶、良以五臟具五行之性、有陰陽強弱之殊、

毒由先天混元出於陰陽五行達於軀殻與氣血交混必元陽强旺鼓舞毒始外行即褁氣血以成痘粒其痘粒由五臟血氣所成故有五行之形象而虛實可見此本

故審其痘出何臟、即其臟之陰陽强弱、而證之虛實已分、再參其外形之善惡、而順險逆了然矣、假如毒歷五臟、其肝臟之氣稍弛、痘由肝臟而出、肝主筋而附骨、故痘粒堅而根深附骨、肝爲風木、故一痘二三頂、象木之分枝、肝主驚、故發時必先驚惕、肝主疏泄、毒易宣發、風木與相火爲體用、風火鼓激、其痘易長易漿、但肝藏血、毒與風火交熾、血受煎迫、須辛涼散風火以疏毒、甘寒辛潤、益血和血、自易收功○如痘

造化至理而立論誠
爲治痘準繩也

出心臟、心爲君火、火性炎上、故痘赤而尖圓、心主血脈、其根在血脈、心藏神明、毒氣初發、或多煩擾、然心爲一身主宰、一身氣血、供其所用、肝木相生相助、其毒易化易漿、或火盛毒盛、必清火解毒、此心肝二臟之痘、皆爲順證也、○如痘出於脾、脾爲太陰濕土、陽弱不振、發熱不甚、毒難宣發、脾位於腹、初起多腹痛、脾主肌肉、故痘粒大而頂平、中軟不堅、根在肉中、初現皮色不甚變、氣弱、則痘少光彩、或肌肉漫腫、脾胃

爲後天生化之源毒氣困之飲食不進精神倦怠若嘔而不瀉或有咳嗽喉痛毒從胃陽發越兼由肺臟而出猶爲吉象作瀉者陽氣下泄防毒內陷歸腎痘塌色灰爲凶倘再誤用寒涼必死脾家之痘始終以扶脾爲主利氣和血以導其毒或毒盛火炎腸胃積滯毒壅難出者暫通其腑必當顧慮其臟倘無積滯而妄用苦寒攻瀉則脾陽下泄立變危殆矣○如痘出於肺肺爲華蓋其位至高權衡一身之氣毒乘之

自來方書皆言空殼

而失其權衡之柄一身氣爲之窒故毒難化而難出其出也形扁色白根浮於皮中虛多空殼初起必咳嗽喉痛肺爲辛金性畏火而惡寒故大涼大熱之藥皆忌若見喉痛投寒藥反閉其毒重用辛溫以發之肺臟少血血少氣窒故難成漿須用甘溫培土以生金辛涼芳散利肺以疏毒必使內氣充而毒盡出其聲淸喉不痛飲食二便安調者內無留毒漿雖不足亦無妨蓋血少不能作漿而肺氣鼓舞於外擡爲空

爲壞證而不知肺臟少血不能作漿但無內患則毒已出外雖空殼而粘大凶綻是肺氣鼓毒於外惟助氣化毒時至則同同後且無血痂止有紫色疤痕而已其內無留毒則愈全在助氣托毒得法藥之宜溫宜涼最當詳審而施否則毒留肺竭即不

殼、雖無漿、而毒出皮毛矣、若內證未清、毒留難出、則多危殆、必助氣利氣、以托其毒、故脾肺二臟之痘、皆爲險證也、若痘出腎臟、腎屬水、位至陰之地、而主骨、如坎卦之一陽在二陰中也、元陽弱而毒盛者、伏於腎而蘊骨間、不能升發、腎司閉藏、無宣毒之能、陽既不振、發熱亦微、精神委頓、腰痛如被杖、或便溺自遺、其身黑點、隱隱在肉內、此爲逆證、難治、又若五臟不固、毒盛一擁而出、不分顆粒、元氣不勝毒氣、氣血不

可救矣　虛谷自記

能周流、其毒團結不化、如蒙頭、托腮、鎖喉等類、諸惡象自古皆稱逆證、昔人論之詳矣、如察其內證、尚有可治之道、辨其爲何臟之痘、或兼數臟者、參合其理、而思善法以救之、如是而源流既清、分五臟爲綱、列各證爲目、條貫縷析、則虛實吉凶之辨、庶免岐混、似可爲治痘之規矩尺度、未知然否、候明賢教正爲幸、

附治案

余雖畧知痘證理法、而少閱歷、不敢輕爲人治、適有

至交聞樸堂年五十餘無親昆弟止一子甫二齡於丁亥季春出痘時値寒水客氣多雨少和聞其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卽身凉余謂順證無慮故不覩之經醫者用藥服五六日忽言證危難治於是驚惶邀余觀之其痘雖多尚分顆粒惟因稟弱而自氣虛痘出脾臟故形平扁脾爲太陰濕土陽氣不振脾臟痘毒必由胃達肺故宜疎利肺胃之氣毒始透發醫以凉血攻毒入心肝經藥治之餘毒壅胃遂致咬牙痘

頂塌陷、而見壞象、余用參芪保元湯、加芎歸、厚朴、山查等扶氣跡毒、煎熟未進、適有關切之人、言余方不合痘科成法、斷不宜服、囑令仍服前醫涼藥、并有蜂房等毒物、壞胃者、於是更形委頓、粥食少進、咬牙尤甚、自分無救、余知之不忍袖手、又走觀之、乃謂吾友曰、余非痘科、無怪人不之信、但云吾方不合痘科成法、豈涼血攻毒爲治痘一定之法耶、果爾、則止須刻印是方、痘家自治可矣、古人設立諸法、皆爲無用、郎

示以痘科書所載各方吾友始能釋疑余遂勉爲救治因其咬牙特甚毒氣壅胃乃以余之前方去川芎加升麻葛根牛蒡紫蘇杏仁開提肺胃壅毒一日連進兩劑服後吐出痰涎甚多吐中有升發之意故次日咬牙減少痘形略起惟色白無光彩大便溏而醬色日三四遍此脾胃虛寒急防毒陷遂用參芪山藥丁香肉桂當歸厚朴角刺等又連進兩劑次日咬牙已除飲食亦進痘形漸起漿甚清稀卽於前方加附

子、枸杞、鹿角膠、扶陽助漿。次日諸證較好。卽去桂附、仍用丁香、加桂枝和絡。次日頭面漸囘、腿腹各處漿脹甚粗、又去桂枝、加朮以收漿。又調理數日、痂落漸愈。夫痘毒之出、全賴元氣鼓運、而人稟質有陰陽强弱不同。故痘有虛實寒熱之異、昔人論治之法、溫涼補瀉皆備、豈可以涼血攻毒走心肝經藥、爲治痘定法乎、乃不知此、反謂余方不合成法、出痘家多信不能辨、則受枉者多矣、豈可概也。心肝兩臟、痘爲有餘

之證、不藥亦可愈、脾肺兩臟、痘爲不足之證、必助氣疏毒、若以治有餘之藥、治不足之證、初起本順、反變爲險矣、然用補之道、原有權衡、非可混施、痘既出齊毒勢向外者多、若元氣怯弱、餘毒不能外出、數日後元氣不支、則外毒反從內入而死、故出齊時、急須辨之、如色紫赤、或干枯者、此火毒閉結、須清火活血、兼利其氣、大便燥結、必用生地大黃等藥、若痘色淡紅、或白、其頂平塌、或陷者、此陽氣大虛、急須甘溫助氣

兼活血利氣氣血活而元氣壯毒自外出化漿但其進退之機甚速治之必預審而預爲之地若遲誤一二日卽不能挽回卽如是證已現壞象及余治之又惑於旁言遲誤一日有餘危險極矣余故一日連進藥兩劑不使有間急如追逃始能獲痊蓋爲萬一之幸不可爲訓且以桂附丁香治痘聞者莫不驚異設或不能挽救則必衆口同聲謂余藥之非斷不能辨白者也嗚呼醫爲仁術原以救人爲心但術不精或

如是方爲仁術

反害人、此當反求諸己、所謂盡己之爲忠也、若外來毀譽、只可聽之、冥冥中必有神明之鑒、斷不可因毀譽而沮救人之心、明理君子、或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故特記之、以爲輕忽人命、及多言害事者戒也

又有觀巷凌宅、五歲一童出痘、服藥失宜、灌漿未足而遽回、煩渴不安、胃不納食、便溏不固、余視痘形、本屬脾臟、色灰塌陷、此因過服凉藥、餘毒內留、脾陽下泄、本爲難治、勉用人參、丁香、升麻、葛根、升陽解肌、牛

蒡、厚朴、清胃踈毒、連進兩服、次日大便不解、渴減思食、惟咳嗽甚多、此毒由胃達肺、遂於前方去丁香、加貝母、銀花、又服兩劑、次日口不渴而食加、惟仍咳嗽、牙齦腐且臭、此肺胃之毒、壅於經絡、肺爲嬌臟、毒最難出、仍用人參、升葛、牛蒡、貝母、加麻黄、生石羔、兩服後、牙齦漸好、咳亦輕減、乃減麻黄石羔、仍加銀花、繼又清養肺胃、調理旬餘而安、夫脾爲太陰濕土、性喜香燥、陽既下泄、雖用人參升麻、若不佐以丁香、其毒

不能升發、不用朮者、恐其滯也、旣而便固食進、則元氣克振、毒出於經、肺位最高、其竅壅塞、故咳嗽難愈、非麻黃石羔、不能開竅逐毒、又恐中氣怯弱、則毒畱難出、故仍用人參也、是證若再遲一二日、則元氣敗而毒陷深、卽不能投人參丁香等藥、則死矣○以上兩案同爲脾臟痘證、一用桂附挽囘、一用麻黃石羔收功、以其稟氣各有不同、痘之時日遲早亦異、宜施治應變無方、學者、卽可悟其理之所在、庶不至固

執數首死方、以為治痘定法也、或問子所治者、何無他臟之痘、而皆脾臟痘耶、答曰、余非痘科、知者既少、且心肝兩臟痘、皆有餘之證、可用凉瀉、正合時醫手法、自可收功、惟其不識脾肺證治、以致敗壞回覆不治、或有知余者、始來求治、其不知及知而不信者衆矣、故臨證少也、脾肺臟痘、屬不足、本為難治、自古方書、但論其形狀之惡、未將各臟陰陽五行至理講明、而治法不得其要、故後學更屬茫然、惟習凉血解毒

通套之法、統治諸證、證不合法、即回覆不治也、心肝臟痘本易治、苟能治其難、則易者可無論矣、

疹瘄辨

昔人皆謂痘疹爲先天胎毒、痘出於臟屬陰、故治宜溫、疹出於腑屬陽、故治宜凉、余詳究此說、義有未盡、揆其意、大抵因臟屬陰、腑屬陽、痘能受溫藥、故謂其屬陰、而出於臟、疹係火邪、宜凉不宜溫、故謂其屬陽、而出於腑、然有外邪胎毒之異也、夫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之中、先天混元、爲陰陽之根蒂、故痘毒亦具陰陽全體、其發也、通該後天陰陽血氣、卽賴血氣以成

所以稟體火盛則宜涼藥以清之稟體虛寒必用熱藥以助陽必使歸於溫和而毒始化世俗不明此義用藥多偏而致害者不可數計要在明辨其是寒是熱而藥之辨之不確豈可混施

痘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毒既通該陰陽氣血故治之不可偏陰偏陽必使氣血溫和而毒始化溫者陰陽兩平之氣也非謂痘屬於陰而當溫之也毒發於先天自然由臟而出不可因臟屬陰即謂痘屬於陰也若疹爲火邪而偏於陽既偏於陽則非先天混元之毒而爲後天之胎毒也良由成胎以後父母不能節欲邪火侵入胎中蘊於腎臟及其發也由君相二火觸動自腎而傳心肺出之皮毛雖爲陽邪實

出於臟也以陰陽偏全之異辨痘疹之毒有先天後天之分故痘爲先天之毒具陰陽全體雖出於臟而非屬於陰疹爲後天胎毒雖偏屬於陽而實出於臟也故又名瘖或名痲因其由胎毒而發與外感風溫之疹有別耳或曰吾鄉洪謙鳴先生謂痘疹皆重證古來詳於治痘略於治疹遂本王仲安先生遺編著瘖疹心法其瘖痘同源論曰瘖與痘皆胎毒痘毒伏於搆精之時瘖毒種於成形之後此則搆精時爲先

天成形後爲後天、與子所論相合、但其又言瘖毒之火生於母之包孕、毒傷子之肌肉、痘毒深藏、而瘖毒在皮毛肌肉、痘毒自內達外、瘖毒由外傳裏、今子言瘖毒蘊於腎臟、何也、答曰、因其未辨胎毒外感瘖疹不同、而見發於皮膚、遂謂受毒在肌肉、而未識源流也、且既名瘖痘同源論、又言痘毒深藏、瘖在皮毛肌肉、豈非自相矛盾、更云痘毒自內達外、瘖毒由外傳裏、是內外迥殊、同源之義安在哉、惟外感風溫之疹、

非深通經旨焉能辨析如此精詳

可云由外傳裏、若胎毒之瘄、發源於腎、而傳心肺、故一日一潮、或三潮、必潮發三日、而毒始盡出、蓋一日則腎家毒盡、二日則心家毒盡、三日則肺家毒盡、而出於皮毛、結痂而消、神氣淸爽、或未出透、而留毒於中、卽有變證矣、其當午潮者、因毒由心經而出、心火旺於午也、或兼早晚潮者、緣人之衞氣、晝夜五十度周行於身、晝則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二十五度、自平旦日出、衞氣自陰出於太陽經之睛明穴、隨陽

蹻脈而行於陽、則人目開而寤、至晚日入、衛氣從陰蹻脈而行於陰、則目瞑而寐、合乎天地陰陽升降也痦毒從心營出肺衛、故當衛氣出入陰陽、正營衛交會之際、而痦毒因之發越也、若外感風溫、鬱於營衛而成疹、一出之後、旋即消化、非如胎毒之痦、必潮現三日始消也、故疹之形色雖同、而現證不同、因其源頭有淺深內外之異、故又名痦以別之、痦毒始受、如果止在肌肉、不過經絡間病、則與外感風溫之疹何

出胞胎其息非由鼻中入而毒隨息所蘊胃識為不易非諳不深明造化妙悟能識其源流發千古之秘哉

異豈有三日潮現之理哉盖痞毒受於成胎之後兒在胎時呼吸之息在臍中即道家所謂心息相依名為胎息是也息在臍中其氣之闔闢不由口鼻惟一縷臍帶通於母之子宮與母呼吸相貫故母氣和則胎安母氣病則胎動不安若父母不能節欲欲火既熾即由臍帶中隨兒闔闢之息而入焉吸由於腎腎主閉藏故毒蘊腎臟及其發也自腎傳心何也為因腎藏相火心為君火二火本來貫通或遇天地陽氣

發泄、觸動人身君相之火、其毒引發而傳於心、但心爲君主而藏神明、凡邪之來、心之包絡受之、昔人謂包絡爲心之宮城、內經名爲膻中、包絡受邪、流於血脈、以心主血脈也、包絡經脈、出手中指、故指之欲出手中指尖必冷、因毒鬱經脈故也、如謂毒由肌肉而發、肌肉屬脾胃、與包絡無涉、豈有指尖發冷之驗乎心主營、肺主衛、毒從營出衛、故傳於肺、而出皮毛、皮毛、肺之合也、故必咳嗽噴嚏、皆爲肺證、此瘄毒蘊受

傳化一定之理也其謂疹出於腑以及毒在皮毛肌肉者、或可論外感風濕之邪、若胎毒之痞、其源發於腎也、或曰子言痞毒非肌肉間病、肌肉屬脾胃與包絡無涉、則無指尖發冷之驗、然每有痞夾斑者兼瀉痢者又有痞後患牙疳者、目疾者、其斑與瀉痢牙疳、皆腸胃病、目疾屬肝病、此何也、答曰、子何固哉、余論痞毒蘊受傳化、一定之理、則自腎而傳心肺、若其毒氣蔓延各臟腑、而有兼證變證、何能數計而逆料、如

火之延燒、水之泛濫何異、人身臟腑經脈、本來貫通並非隔絕、邪氣流傳、豈有定處、若見其流、不知其源、則茫然無緒、紛爭不決、而治亦不得其法矣、況胎毒由君相二火引發、相火寄於肝胆、則肝胆豈能清寧無累、而肝脈挾胃貫膈入肺、循喉嚨之後、則毒氣順路到胃、亦常事也、且胃爲五臟六腑之海、藥之入胃、能治五臟六腑之邪、則五臟六腑之邪、皆能傳胃、如傷寒之邪歸於胃、則不復傳、若水之歸海、理可見矣

是故瘄之兼證變證、雖各不同、要皆傳化之流派、若見胃證、而即謂毒出於胃、是見標而不知本、據流以爲源也、烏乎可哉、

大凡治病、必先明其邪之源流、而後審證施治、方能盡善、瘄痧有外感胎毒之異、自古未曾詳辨、無怪世俗治多謬誤、胎毒止發一次、其有復出者、必係外感鬱熱而成、然有胎毒未發、而先由外感出痧者、總當辨其形證、外感必先外熱、初起口不渴、

胎毒熱從內發、先口渴、而後身熱、外感𤺋解透發、旋即消散、胎毒雖用𤺋解、必潮現三日始消、以其、源遠則流長也、後篇治疹論詳敘世俗誤治之弊、誠爲慈幼之寶籙也、學者可不究心而熟玩之

外感之疹升散即效胎毒有不效者以其臟氣怯弱不能傳送毒氣故必詳辨而治法不同

治疹論

每見治疹、瘄起首必用升麻葛根湯、世俗相沿牢不可破、雖升散其毒、不爲大害、但止見其標、不察其本、或證不應藥、則茫然莫知其故、是以有屢用升提表散、而瘄不出、竟不知其臟氣怯弱、不能傳送毒氣、徒用表藥、耗散衛氣、毒更難出、或本無寒邪外閉腠理、而妄用麻黃大泄肺氣、至於鼻煽而喘、毒伏心腎、煩擾不安而死、醫者卒不悟其所以然、良由平日認定

所以外感之疹升散自愈其不效者必須詳察定是胎毒也析理明白之極

疹出於腑、及瘖毒在皮毛肌肉等說、既不究胎毒發源傳化之由、而見內毒不能外達者、反認作外毒內陷、而謂無法可治、試思瘖毒、如果本在肌肉、初治莫不先用升提表散、其瘖豈有不出之理、即或有外邪內食阻滯、亦必有證可辨、治之何難、其毒既非由臟而發、則臟氣本和、又用升表之藥、豈有外毒內陷之事乎、殊不知臟氣不能送毒傳化、雖用升表無益、而非外毒內陷。實是內毒未出、乃平素未明此理、亦可

瘄疹同中有異然皆

慨也、且起首必用升葛湯爲定法、則不獨未明疹瘄源流、并將斑疹混而不分矣、汪訒菴升葛湯歌曰、斑疹已出愼勿使、可見將斑疹混治已久、世俗熟誦湯頭歌、授受流傳、以爲定法、更無疑議、而不思升麻葛根、陽明之藥也、陽明主肌肉、邪熱閉鬱則成斑、斑者赤色成片、或如錦紋、捫之無形、不成顆粒、若未發透而用表散、則宜升葛湯、已發透而清裏、當用白虎湯、或兼內實積滯、宜承氣湯、至於疹瘄、雖有外感風溫

血絡中病非升葛解肌所能取效也

胎毒內發之殊然皆由心肺兩經從營出衛爲血絡中病因從毛竅而出故有顆粒與斑之由陽明而發於肌肉者迥異奈何不分臟腑經絡而以治斑之藥治疹已非對證而更不明疹瘄之源流傳化欲求治法之善以愈病不亦難乎因其臟氣無虧已經送毒而出得升散之藥因勢導之而成功者多遂篤信初治必用升提表散終不自覺法之未善或遇臟氣怯弱內毒不能外達皆認作外毒內陷歸於不治也若

知源流所自、辨其由外感由胎毒之殊、而按時透發者、原可不藥而愈、或不能透發、則必審其所因、或因外邪閉遏、或因內食阻滯、或因元氣怯弱、或宜升散或宜通利、或宜補托、隨證而施、則斷不可拘執先用升散爲定法也、豈可囿於前人之說而不準之以理乎、明醫者、倘不以余言爲河漢、或可備芻蕘之採、有司命之責者、胡可忽哉、

前論甫成、適有孝廉黃笑山先生令嫒、年十餘歲、出

痦、見點已五日、經幼科以常例升提表散之藥治之、其毒總不透發、氣喘鼻煽、日夜煩擾、其狀甚危、余診脈虛弱帶數、惟左關尺沉弦而滯、知爲腎肝蘊毒未出、乃重用元參、佐知母、歸鬚、赤芍、犀角、羚羊、連翹、甘草、一劑服之、其夜卽能稍睡、次日脈象鬆動、惟口大渴、猶喘急鼻煽、是熱毒已達肺胃、又重加石羔數劑後、漸安而愈、蓋元參滋水解毒、能啟發腎氣、歸鬚赤芍疏通血絡、犀羚皆透發之品、與連翹知母、甘草、從

手足厥陰、引毒直達肺胃、從表而出、故一劑卽效、可
見確爲內毒未出、而世俗皆認作外毒內陷、惟屢用
升散、大泄肺氣、以致喘急煩擾而危殆者、不可數計、
良由平素未明此理故也、吾願天下後世、切須究心、
勿泥成法、勿拘舊說、庶可保全生命、幸甚幸甚、
再按是證、乃熱毒內伏、故以清涼透發見效、其有先
天元陽薄弱、而毒難傳化者、於涼透之劑、稍佐附子、
助其元陽、送毒而出、否則難以透發、此在臨證者隨

宜變化、卽此一證、可以隅反也、

評痘科正宗

著痘科正宗者、蓋未深究人生稟賦之原、先天後天之辨、陰陽五行之理、與夫古今氣化變遷、南北風土強弱、而所値痘證、適多稟強毒盛、或兼時疫外邪、形勢暴厲、皆爲有餘實證、遂以攻瀉得效、乃竟不察常變之理、槪憑一時閱歷、硬斷古今天下之痘、有實無虛、立歸宗湯方、用大黃生地爲君、言治痘始終、必以此方爲主。旣不識虛證用補之道、妄詆古今天下治

痘用補爲非不自覺其說之偏也以一處一時之治驗而欲爲古今天下之定理定法盡非古今天下之治痘者而有古人之誤今人之誤等論嗚呼見解若是亦淺陋矣味者又從而贊揚之將遺禍於無窮哉今觀其序文中云考其法培元者百之一瀉毒者十之九何耶蓋體之强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爲陽毒則一去賊卽所以安良譬之寇穰竊發隨輕重撲滅之閭閻安堵不幸而兇鋒猖獗尤當堅壁清野以禦之

治痘要義已括數語

若怯懦首鼠陽勦陰撫未有不蔓延鼎沸朝野為之塗炭也

予按此說止可論六氣外邪之病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之人更不可以論痘證也外邪可瀉而去痘毒不能瀉之而去必疏利氣血使毒宣發成痘灌膿而始去也瀉者通其腸胃故有形積滯之外邪可瀉而去無形之外邪若暑濕等類雖在腸胃亦必化其氣而能出非攻

所以必疏利氣血毒始宜發而疏利之法必因其勢而導之或升或降或行或散或涼解火邪或滋助血氣或內清或外托隨宜而施絕無定法今執泥瀉毒二字是淺見謬說不識醫理者也

擊之藥所能瀉去也而况痘毒發於先天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絕無形質與血氣混而爲一內自臟腑外至皮毛無不周徧全賴身中元陽鼓舞則毒氣外達以其與血氣混合遂攪血氣以成痘粒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氣血和平依附則盤頂分明而毒始化氣血不足而散漫不勝毒氣則毒肆而內攻爲害矣氣血有形而毒則無形無形之毒既周徧而不專在腸胃豈大黃等藥能瀉其

毒哉若因腸胃積垢壅毒不能發越以大黃等去其積垢使腑氣通暢毒氣因而宣達實非大黃能瀉其毒也倘腸胃無積垢而妄用攻瀉則有形之氣血受傷而無形之毒仍在元氣既傷毒必益肆其害遂有乘虛內陷立變危殆者矣𠃧故曰痘毒不能瀉之而去此瀉毒二字不通之極也既以病邪喻賊今卽喻以明其理人之一身喻如一城元氣强旺如城中富足百姓安堵六氣外邪若外賊

破關而入、城中既富足、則但舉兵、殺賊驅賊、賊除則百姓仍安、雖然獲安、亦不免受創、故必清補調養、始能復元、至於虛弱之人、如城中匱乏、百姓生計已蹙、一旦外賊入寇、先自張惶欲竄、若不資其糧餉、而遣餓兵驅賊、既無力以敵賊、必倒戈以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用兵之道乎、攻伐之藥兵也、補正之藥、糧也、用兵必以糧為先、藥之入胃、必賴元氣運化、倘不分元氣虛實、而投攻伐之藥、則外

邪不去、元氣先亡、無異倒戈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醫理者乎、予故曰、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者也、若夫痘證、則更大異於是、六氣之邪、外賊也、痘毒內賊也、外賊之禍緩而輕、內賊之禍速而暴、其速也、故治之不可稍誤、稍誤而延緩一日、即難挽回、其暴也、全賴元氣強旺、加主强、始足以逐賊外出也、然六氣之邪、亦有久伏而從內發者、其邪伏於後天血氣、病在軀殼中、譬

如外賊、伏於城內、其發也、雖內擾城中、而屋內主人不至受傷、猶可從長策畫、徐以圖安、若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之中、身命根源之地、如同室操戈、邪正之勝負、須臾而死生立判、故必元氣強旺、始能化毒成痘、發熱雖甚、而精神不疲、是為吉象、其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者、非其毒輕而熱輕、實因元陽不振、不能逐毒外出、故熱不顯、而精神不支、最可慮也、今乃云體之強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為陽

毒則一、去賊卽所以安良、若是則不分虛實、一以攻瀉爲主也、元氣弱者、既爲毒困、又以苦寒傷氣之藥攻之、非但使痘毒冰伏不出、而微弱之元陽先亡、此妄誕之言、皆由瀉毒二字以發其端、且陽者何物、毒者何物、不明至理、混稱陽毒、以毒字在心、遂不分虛實强弱、必主攻瀉、而不思陽者、身中元陽之氣也、毒者、先天邪穢之氣也、若元陽之氣不振、邪穢之氣不能宣發、故痘有不能外出、數日

間即死者、此類是也、又如發熱雖輕、而精神委頓者、元陽不振也、非毒之輕也、若混稱陽毒、而必主攻瀉、攻瀉之藥必苦寒、苦寒之味敗陽氣、是蓋認陽爲毒、欲其毒去、則必至於陽盡命盡而後已、此即俗所謂夾板醫駝背也、可發一笑、

序後又云、誠爲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也、余素不解醫、嘉其試輒得效、用授梓以廣其傳焉、

醫理微妙、通乎造化、既不知醫、何可肆言痘爲陽

毒、不分虛實强弱、一以攻瀉爲主、而以耳目聞見爲憑、全不參求於理、以輕忽人命、反謂之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耶、夫氣化遷流、古今自異、南北水土厚薄不同、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强弱各異、而痘毒之輕重不同、故證之參差變態、亦無窮盡、若非體究天人至理、窮參造化玄機、不足以論治痘之法也、予非謂痘證必不可攻瀉也、如北方水土厚、而人稟强、元氣與毒氣俱盛、蘊結難發、則

必兼藥以通利之、腸腑通利、元氣調暢、毒氣因而透發、若大江以南、人多柔弱、豈可混施、然北方亦有禀弱之人、南方亦有强旺之質、但寡耳、故必先明至理、而後察其宜否、用法始無乖謬、豈可執一處一時之證、以聞見之驗、而輙斷爲不易之法乎、余見世俗之治痘也、不分虛實、動稱解毒瀉毒、率用大黃犀連等、每致殺人、皆由此等謬說有以敎之、予故評其大畧、欲明其理、以救流弊之害、高明

君子或能鑒而辨之今考其書首列痘證窮源論論曰古人謂痘爲先天之毒此定論也是其父母七情六欲五味偏勝之毒中於二五妙合之時人之一身先生腎臟所謂天一生水也故痘毒卽蘊於腎藏之若無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始出肇於腎升於脾由脾而肝而肺而心毒從容一步則輕緩一步所以出自心肺上乘之地爲順出於脾腎之間爲逆

按此則已信古人之說矣何以又謂古人論治非

是古人既知痘毒之源豈反不知治之之道乎痘毒未發蘊於先天先天之氣常人莫覩其形故痘毒未發亦無形象腎者後天形質之本今言毒蘊於腎是以腎爲先天矣可見其不識人生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也先天後天之辨毒氣感發之因皆有妙理予於原痘論中已申其說今言感邪陽太旺之氣其毒始出理雖如是義猶未盡蓋春夏陽旺而秋冬亦多出痘正因痘毒之源有六氣

之異、必其感觸同類之氣而發、故如兄弟姊妹雖同臥起、而有或出或不出者、可見其毒非止一氣所成故也、至於毒發次序、亦其至理、余於治痘論中、已詳其義、今言出自心肺上乘爲順、脾腎爲逆、盡屬揣度、毫無實理可憑也、夫論痘治痘、不求陰陽五行之至理、生命稟受之源流、原氣毒氣之辨別、而但憑臆斷、失之遠矣、乃更是己非人、豈不謬哉、

大抵業痘科者須明經旨倘昧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而以一時治驗遂欲立說教人無益而反害世者多矣惟賴明者辨而正之

又曰、痘而曰毒、其猛烈可知矣、毒既猛烈、非火而何以猛烈也、毒既爲火、是毒盛卽火盛、火盛卽毒盛、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此以毒火爲一體非二、則欲盡去毒者、必將盡去其火乎、昧理甚矣、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是火者、陽之用、陽者、火之體、也水者、陰之用、陰者、水之體也、今言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發、然則古聖所稱陰毒者、必云毒者、水之根、水者、毒之流乎、眞無

稽之言也、

又曰、痘既爲毒、毒既有火、其不可補助、又可知矣、觀此有字、則又非毒卽火、火卽毒矣、推敲不實、自相矛盾也、試問有火之毒、不可補助、無火之毒、可否補助乎、天下痘毒、皆爲有火、抑亦有無火者乎、殊不知毒之與火、判然爲二、豈可含混臆斷、而概用攻瀉乎、後當辨明其理、

又曰、人之一身、氣血而已、痘毒一萌、卽流入於血中、

毒輕者、血載之而氣領之、先出一點紅、血也、顆粒郛廓、氣也、漿者血之所化也、所以化者、氣煦之也、膿成飽滿者、血之充溢也、光澤明潤者、氣之精華也、血盡結痂者、血之還元也、是皆氣收之也、痘固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故善治痘者、先調氣血、

氣血、卽陰陽所化、陰根於陽、陽根於陰、故氣中有血、血中有氣、若血中無氣、則為死血、焉能載毒、氣中無血、則浮游無根、焉能領毒、夫氣血由陰陽所

化、而陰陽實根於先天之混元、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一身內外、無不周徧、今言毒出而流於血中、不及乎氣、是不知氣血互根之理矣、其言血盡結痂之血字、恐係膿字之誤、不然、殊不可解也、痘毒攪血氣以成形、氣煦血濡、始能化毒成漿、故毒重痘多者、氣血傷耗亦多、結痂而落、氣血外去、內甚空虛、故必慎外邪而加培補、始能充復、然氣之能煦、血之能濡者、實賴身中元

陽强旺、生化氣血而驅毒外出、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出、即爲凶矣、今旣言痘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則當首重氣血可知、而調之之道、必當辨氣血之强弱、毒氣之重輕、豈可概用攻瀉爲法、而無補助氣血之道乎、

又曰毒若盛者、一出孕包之地、勢即猖狂、氣血不及駕馭、勢必爲其所縛、故氣遇之而滯、血遇之而淤、氣滯血淤、猶能伸其領載之功也乎、今人治痘、動言升

發補拓氣固可補為毒滯之連氣亦為毒氣矣亦可補乎血固可補為毒瘀之連血亦為毒血矣亦可補乎況毒盛即火盛火性炎上不提而猶上竄一見升麻川芎如火之得風其燄不更熾乎氣不得上升血不能通融緣為毒火錮之也毒火愈熾則氣愈受蒙蔽血愈受侵炙尚冀其起脹化漿以自伸其領載之權也乎氣血虛固宜補此在雜證則然也為未痘者言也為痘後邪火既退本質不足者言也且痘與雜

毒無形質，聚血氣以成瘡化膿結痂，皆氣血爲毒所成，故毒盛而氣血弱者，不足供給以化膿，毒必內攻而死，設非滋血助氣焉能轉凶爲吉乎

證屬天淵，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

上節既言痘賴氣血、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何以但論毒氣之重輕、不分氣血之強弱乎、夫毒聚氣血、以成痘形、則必氣血強盛、始能化毒成漿、氣血不足、毒必難化、始則伏而不發、終必內攻而死、其氣血盛者、毒雖盛、氣血足以禦其暴、故外熱雖甚、而毒已出、或毒壅難發、其內熱必甚、皆爲有餘

實證可攻可瀉形勢雖惡而無大虞也蓋毒本無形熱者陽之用熱盛則陽氣克振而毒可化也倘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飲食不思此元陽不振氣血虛弱不能驅毒化毒外象似輕而實爲危候豈可不辨元氣之强弱但言毒火之可畏妄詆古人用補之非乎試問毒與元氣俱盛而發熱甚者豈人皆不辨而概用補法乎倘元氣虛弱毒伏不發者非升發補托將何以治之今言毒火之盛不提

而猶上竄、其能上竄者、則毒已起發、元陽克振、正爲有餘實證、又見何人妄用升提以助燄者乎、何故但論其實、不論其虛、良由不識毒氣元氣之分、但見其爲實、不知其爲虛、旣不識元氣之虛實、止能見病治病、見火治火、或遇虛弱之證、不知所以治之、則棄之而已、不悟己之不明、反責用補非是、殊不思古人用補治虛、諸般險證、有理有法、歷歷治驗甚多、豈皆無據而揑造者乎、旣昧虛實之理

甚至言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悖謬如是直欲殺盡天下後世虛弱而出痘者也更問雜證無實非虛而仲景之承氣抵當陷胸等湯大攻大瀉豈皆爲痘證而設不可以治雜證耶是又欲移禍於雜證乎夫雜證邪出外入痘毒由內出外要必元氣有餘而爲實證易治元氣不足爲虛證而難治豈可但論邪毒之重輕不分元氣之强弱哉

又曰、痘當毒火方盛之時、大害氣血、不思急救其病以維護之、而欲養正以抑邪、不猶之火上加油乎、況毒火盤踞於氣血之中、疏瀹之而尚不得透清解之而猶不能息、一見參芪歸芎以實投實、不愈塞其隧道乎、所以實證用補、謂之齎敵以糧也、夫養正抑邪之說、在痘之輕淺而順者、亦可成功、然痘果順、補之可愈、即不補之而獨不能愈乎、補之適足以添其病、何若靜聽之而得中乎、痘稍有證、皆是毒火、補之以

添其病何若解散之而使之無病乎况毒火之爲害在氣血旺者猶足當其侵蝕煎熬令氣血一虛毒輕而痘稀踈不板實者氣血尚足以周給倘毒火一盛以有限之氣血一煎即枯將謂峻補毒火乘之而愈熾將謂逐毒淸火氣血劣薄不能爲主所以多不可救往往病家聞補則喜言攻則懼不知痘之斃於補者蓋十居八九也

按此節無非言痘皆毒火有實無虛之意而已經

此不明經旨反以宣發之品爲壅塞也

曰、辛甘發散爲陽、參芪甘溫、芎歸辛溫芳香、甘溫助氣血、辛香通氣血、爲流利疏導之品、痘之實證、固不須此、而虛者用之、助氣血以宣發其毒、是爲要法、又何至壅塞隧道乎、此爲扶正以發邪、非抑邪之謂也、若本論之歸宗湯、以大黃氣味俱厚、苦寒沉降者爲君、生地甘涼味厚質重而呆滯者爲臣、言治痘始終、皆以此方爲主、雖有行血破氣之味爲佐使、皆不敵大黃生地沉降之力、此誠爲之

抑邪也毒自內發藉陽而升勃然欲出而以沉降
呆滯之藥抑之如火將燃灑之以水則燄息掩之
以土則火必內潰使其元氣猶强足以運化藥氣
腑氣通利血氣轉輸毒得疏發倘元氣不勝藥氣
之抑因而委弱不振毒反冰伏不出旋卽告斃乃
不識藥性不辨字義宣發者反謂之抑邪抑遏者
反謂之宣發乎不通之極也若痘之順證婦女皆
能辨之又見誰人妄用補藥乎自來所論補瀉之

道皆爲險證而設凡痘之險者二端而已一者毒盛火炎氣血不足供其用二者元陽不振毒伏不出總皆元氣不勝毒氣之故也火炎者固當清火而氣血不足供給以化毒成漿豈可不助氣血乎元陽不振者若不助氣扶陽其毒豈能外出乎今云痘稍有證皆是毒火殊不知既現火證而可清可瀉者猶爲實證易治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發外象似輕而實重最爲難治乃不知妄攻之害

不識用補之法而曰痘之癈於補者十居八九不知其從何處見也總因不辨毒氣元氣之分耳若見熱盛卽爲毒盛而爲凶試思毒伏腎臟不發者爲逆證其熱反輕豈可爲之吉乎以其元陽不振故熱輕而毒伏不出是故吉凶之辨不在火勢之重輕全在審其元氣之強弱元氣強者毒盛則熱盛毒輕則熱輕而精神自爽蓋熱者陽之用陽氣足以禦毒而爲吉也元氣弱者毒雖輕不易治毒

氣毒氣分析甚明

雖盛不甚熱以陽氣爲毒所困不能伸其用而爲凶也今不辨元氣之强弱但論毒氣之重輕論毒而必謂之火其毒重而無火現者甚多如是而辨虛實輕重錯謬不可言盡矣當痘之未發也毒與先天渾元之氣若水乳相和莫能分辨或曰陽卽毒毒卽陽於義尚通一旦觸發毒與元氣析而爲二此時邪正攸分勢不兩立陽勝則生毒勝則死火者陽之用火有形而究其體實先天元陽之氣

[illegible]既外現毒出於軀
殼者胃開食進神志

也毒無形而究其源實先天邪穢之氣也痘毒未
發喻如孖之在胎不辨孰善孰惡及其産下一爲
大聖一爲大惡惡者必欲害聖如象之害舜也是
故痘毒之發必害元陽其陽勝毒負者姑無論矣
陽負毒勝者毒雖輕不易治若非參芪歸芎等助
氣血而疏導之毒不能化而出但用補之法要在
審其表裏痘既外現色淡而出不快內無積滯而
神氣委頓不思飲食者此元氣不能驅毒毒將內

安靜其內已無毒若不能食或兼煩渴則內毒未盡必辨形證斷不可拘日數而曰幾日應用某藥此膠柱刻舟求劍以誤人

攻則必補托也倘內有積滯而痘色紅赤則為毒滯實證可用攻瀉矣用攻之法宜速而早遲則恐正氣愈困也用補之法宜徐而審驟則恐內有餘毒也正虛而毒未盡出於外補中必佐利氣活血以疏導之此攻補之大法也若不辨虛實因其名毒卽謂之火試問方書所稱濕毒風毒等又作何解耶夫毒字之義不過形容其惡劣豈專指為火乎而況痘毒發於先天本無形象可名因其元陽

鼓動毒出而流於血氣之中攪血氣以成瘡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耳今撇去痘字單提毒字而加以火字乃曰毒火將痘證之千變萬化而難治者竟作外邪之火毒一證論治而又謂有實無虛但以凉藥攻瀉去其毒火而已果爾則治痘亦非難事何必千百年來多人辨别論治更不勞此書之蛇足也可見毒之與火邪氣與元氣全然莫辨根源之處已謬矣必再論其餘論名窮源是窮至邪僻

之地非痘證之源也、凡病可用大黃石膏而愈者、
皆有餘實證而易治、不獨痘證也、以其元氣尚强、
足以運藥氣以驅邪、如元氣虛弱、不能運化藥氣、
更遇攻伐之藥、則邪不服而正先亡矣、若痘證之
元氣虛弱、尤爲難治、以其毒自內發、元氣强則毒
外出、弱則毒必內攻、以故可用攻瀉者爲易、用溫
補爲難、不識用補之道、妄言痘證有實無虛、是概
棄虛證於死地也、所以卷後治驗各案、俱用大黃

石膏奏效、絕無一證用補、又列不治證有六十一條之多、可見盡置虛證於不治耳、論治實證、雖有發明之處、竊恐其功不足以補過也、

義盡理明、歸於至當、眞可爲保赤之金科玉律也、凡業幼科者、雖不能盡通方脈之理、而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六氣外邪傳變之端、臟腑經絡淺深之別、稟賦形氣强弱之殊、不可不究心而明之、則凡辨治諸證、庶可稍有準則也、

望聞問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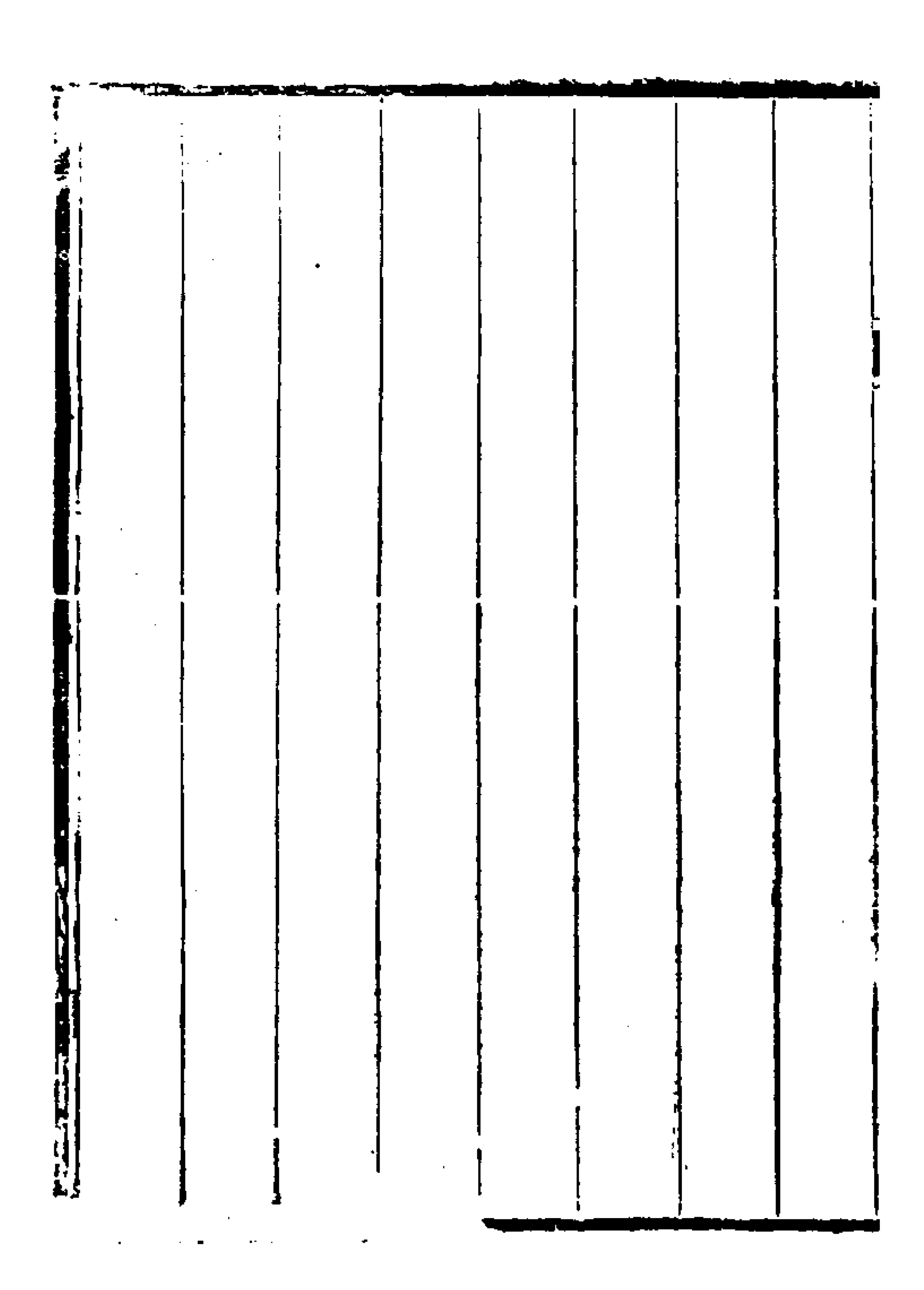
望聞問切、名曰四診、醫家之規矩準繩也、四診互證、方能知其病源、猶匠之不能舍規矩而成器皿也、蓋望者望面色之明晦、舌苔之有無、以辨病邪之輕重進退也、聞者聞聲音之怯壯、語言之倫次、以辨神氣之爽昧強弱也、問者問得病之由、痛苦之處、以辨內傷外感、臟腑經絡、尤爲緊要也、切者切脈之浮沉遲數、有力無力、以辨虛實陰陽、而與外證參合、逆順吉

凶也是故聖賢垂法首重四端明哲相傳從無二致奈何習俗相沿往往不肯盡言病情若婦女藏於幃幙不能望其神色便伸手就診欲試醫者之術殊不知一脈所主非一病一病所現非一脈若不察外證而憑脈用藥未有不誤人性命者假如脈浮弦數動證現畏寒身熱頭痛則爲外感之邪倘無畏寒身熱等證則爲陰虛內傷此一脈所主非止一病矣又如病熱者其脈則數若熱甚傷氣其脈反遲此一病所

現非止一脈矣。有實證而脈反微弱似虛者。以其邪氣壅遏也。有虛證而脈反強旺似實者。以其元氣發露也。由此類推。難以枚舉。故有舍脈從證者。審其脈假而證眞也。有舍證從脈者。審其證假而脈眞也。設不互相參合。焉能辨其爲假爲眞。眞假不辨。虛虛實實。害卽隨之。昧者不覺。委之天命。良可慨也。人之就醫者。欲求愈疾也。若反使益疾。豈仁人之心哉。患病之人。不知醫理。每蹈此弊。無怪其然。業醫者。任司命

之重、若不遵古聖法度、反隨俗尙自詡技高、而誤人性命、寧無冥報之可畏耶、雖輕小之病、原有可以切脈而知者、不過談言微中、何足自衒、且自軒岐作靈素、反覆辨論、備詳證狀、繼而扁鵲述難經有曰、假令得某脈、其外證作某狀者爲某病、無某狀者、非某病也、漢張仲景、爲醫門之聖、著傷寒論、乃方書之鼻祖、詳分六經治例、微妙入神、全在辨證、其論脈、則曰、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又曰、陽證見陰脈

者死陰證見陽脈者生可見自古醫聖莫不以脈證互印是四診之不可偏廢豈不彰彰乎哉然則自謂切脈即能知病而無藉於四診者其技果能超出軒岐扁鵲仲景乎抑亦自欺而又欲欺人乎明者察諸慎勿自誤而追悔莫及也



醫病須知

謹按治病最忌雜亂無序醫理深微病情變幻苟非深思力學閱歷有年莫能辨析明確辨不明則意見不定見不定則用藥嘗試而能拯危濟急難矣若更議論紛紛異說雜進病家惶惑無主當服之藥反不敢服不當服者亂投雜試雖有善者救藥不遑焉能救病及至敗事互相嫁罪病家既不知醫則是非莫辨告無可歸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發言盈庭誰

孰其咎固爲醫家所大忌然病家性命所關如不知此弊害孰大焉其要在於平日辨別醫之優劣劣者勿用免致掣肘優者篤信不疑專任不貳則彼方能致力蓋爲治病之理無異治國若非專任焉能責其功效哉是故詳愼在選醫之時不在臨病之際或不知選醫而但臨病詳愼則見峻猛之藥畏不敢用平淡之藥以爲穩當屢服不疑殊不知病至危篤非峻猛之藥不療藥證不合雖平淡之品亦能害人即使

藥證相對、或病重藥輕、未見即效、而反致疑、別進他藥以誤事、或病輕藥重、則病未退而正先傷、變幻諸證以致危、又如虛病似實者、應用補藥而不敢服、實病似虛者、應用瀉藥而不敢投、因循疑畏、坐失事機、日久纏綿、遂至不起、種種弊端、難以言盡、不明此理、而臨病惑於雜論、似乎詳慎、而不知害之大也、夫病情變幻難測、雖習醫者、猶有毫釐千里之謬、何況不識病情、而但執方藥、遂謂某藥可用、某不可用、用之

不靈、疑端更甚、於是求神問卜、驅鬼叫魂、擾擾攘攘不息、使病者無片刻之寧、卒至不救而後已、嗚呼、此皆不知選醫於平日、而信任之徒以臨病張皇、事後悲戚、終不悟其所由、竊見蹈此弊而致害者甚多、目擊心傷、莫能挽救、思既往之不諫、或來者之可追、用獻芻蕘、聊備采擇、伏望鑒察為幸、

醫稱小道

明、張景岳有醫非小道說、謂人之性命、系於醫手、而有斡旋造化之功、非可小視也、然余則猶有說焉、嘗思天下無二道、自格致誠正而至參天地贊化育、豈不爲儒者之大道乎、但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凡八風之來、六氣之變、皆能致疾、疾雖具參贊之能、而猝嬰非常之疾、氣血潰亂、性命卒不能留、而所謂大道者、亦不可恃矣、故夫子有斯人斯疾之歎耳、是故軒岐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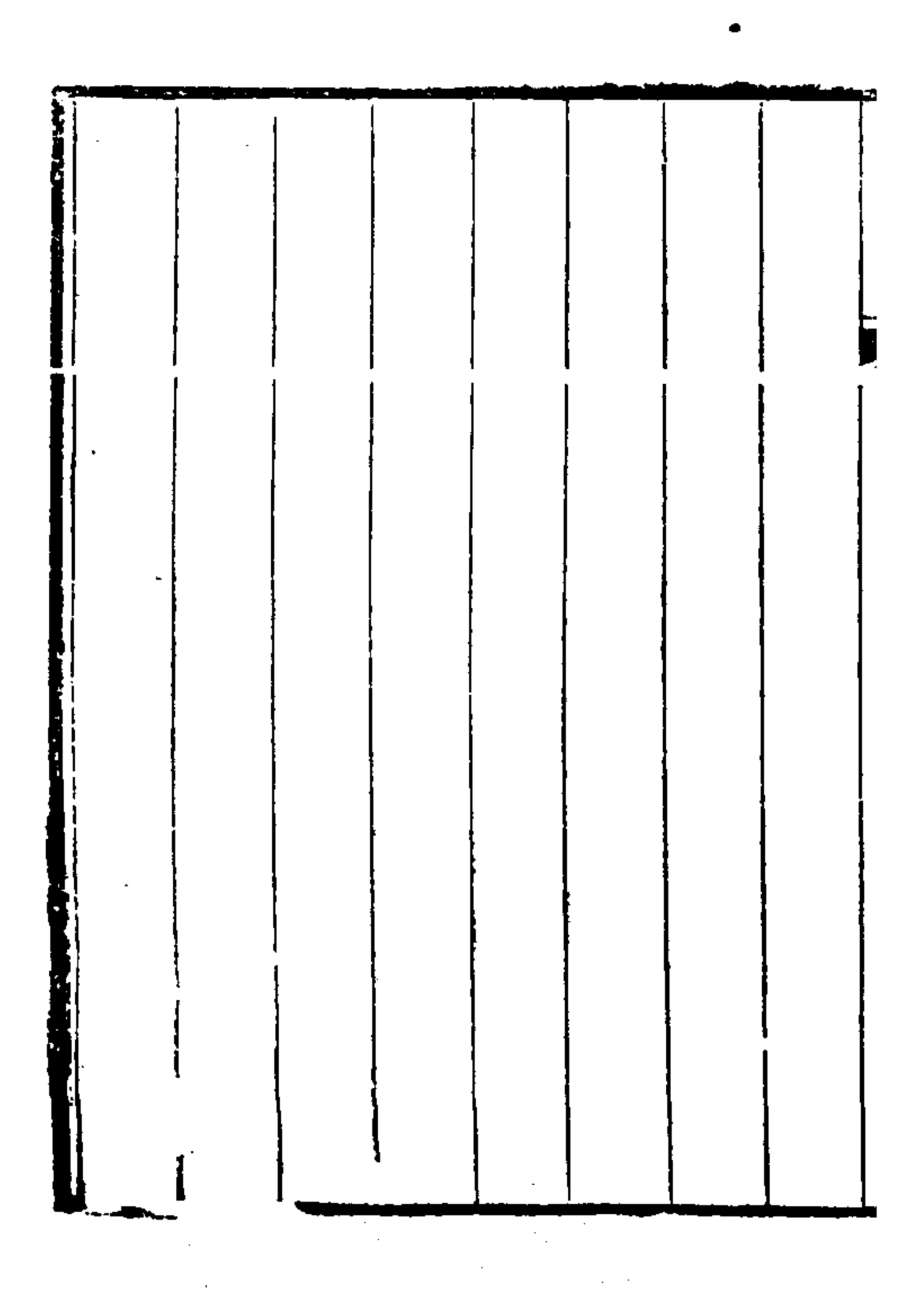
所以稱爲小道而非竅之也

明人生稟賦之源、陰陽五行之理、八風六氣之變、疾疢治療之方、後世諸賢相繼闡發、殆無遺蘊、所以衞性命而禦疾病者、周且備矣、若溯其極、實與儒理一致、故稱儒醫、儒者治國、醫者治身、治國爲大、治身爲小、而實有相須之道焉、若無格致誠正之學、則性理不明、而國不可治、無療疾藥石之方、則壽命不固、而身不能保、治國雖大、而保身猶先、無身則誰爲治、故尼山愼疾、而未達不敢嘗、或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言

之則醫之稱小道者非藐之也以其實徹於大道而不可闕故稱小道而與大道一源也奈何自朱子稱醫爲賤役世俗忘其爲性命所系而輕賤之惟富貴是重至於性命既危而富貴安保故仲景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上療君親之疾下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養生但競逐榮勢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禍患既至而方震慄降志

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斃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不惜其命彼何榮勢之云哉觀仲景之論眞慨切詳盡矣當漢之時人情已然可知道之不明也久矣若業醫之士罔知貴重理閒術疏或不自愛而周旋世故惟利是趨乃爲世所輕鄙斯道之不行也有以夫嗟乎有性命而後有功業故天下所貴者性命也其能保

毓天和、而自全性命者姑無論矣若偶嬰疾病則性
命系於醫手、醫果賤役、性命豈不足貴歟、然則醫雖
小道、職是業者、豈可不知自重哉、
此與前醫病須知、望聞問切各篇、患病家尤當三
復



性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抑謂其理費隱有難言語形容者乎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或恐未能領會而反滋惑故不可以輕語乎迨後論性者或云性善或云性惡至宋儒以來又言天賦之性善氣質之性惡似乎性有兩種雖各有見解竊謂其義猶未盡焉盡以聖經證之豈非信而有當乎夫惡者固爲氣質而善未始非

氣質也皆不可以名性何也子思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此數句申說天命之謂性一句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爲至誠無息之道所在自天而賦於人則謂之性是故性者天理之本然惟誠而後見不誠則昧矣故曰自誠明謂之性也是誠爲性之體明爲性之用性之體用本來完全故曰誠則明矣即所謂堯舜性之也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自明誠謂之敎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數

句申說修道之謂敎也自明而誠則爲立教之方故誠之者爲人之道也蓋存誠必以修省爲先而修省須敎先明其理理或未明則修省非道而不能存誠故必知至而後意誠所以自明誠謂之教理既大明則可以至於誠即所謂湯武反之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者盡復其性之本然而無一毫偏倚欠缺之謂也誠則明矣既已至誠則明自在其中所以自誠明謂之性由是觀之性者不過一誠而已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幾者、心動意萌、氣質運用也、當寂然不動、而無事物之感、則虛靈本體、朗然自若、一無所爲、惟有誠而已矣、故曰誠無爲、一有事物之感、則幾動意萌、氣質運用、始有善惡之形、故曰幾善惡也、當運用而合義理、則名善、肆欲而悖義理、則名惡、是善惡形於幾動以後、皆屬乎氣質、不可以名性也、惟善者、循理而可至於誠、以復乎性、故稱性善者猶近、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非卽以惻隱爲仁也、

言善者爲性發現之端非卽以善爲性也蓋仁道至大非惻隱一端可名而性量費隱則善之一字不足以稱之也故子思子但以誠明二字表之又曰天命之謂性言此誠明出自天理之本然而賦於人之謂性若君命之下降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卽理也理爲天理卽至誠之道所在也其惡者氣質用事而性已昧或稱性惡則不知天理而以氣質爲性失之益遠奈何舍聖經簡明之理而各爲其說說彌多惑彌

所以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功

甚矣夫性一而已既不可以善惡名何可岐而爲二乎譬如水之清而冷而淡者是水之性也若雜以垢則清者濁矣焚以薪則冷者熱矣和以味則淡者變而爲五矣然水之氣質可變而性終不變氣質盡則復其性矣是故澄之久則濁者仍清熄火久則熱者仍冷露處久則五味失而仍淡矣猶夫人之性也似爲善惡所移不爲善惡所變雖爲氣質所蔽不爲氣質所滅如水中月影水清則現濁則不現雖不現而

所以格致誠正即有主宰而可變化氣質也

影未嘗失也若失則澄之無復有影矣夫子言不移者上智氣質清而性明不爲物欲所移如清水之月影也下愚氣質濁而性昧爲物欲蔽固復之爲難如濁水之月影非謂其無性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苟能悔悟自勉亦可循致其功若能復性則無異上智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爲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是故性雖無爲而實主宰乎氣質氣質可變化而性不變也氣質有消散而性不滅也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死者氣質盡闢道則復其性而常存不昧焉氣質運用而有善惡性則無爲而無善惡可見但有誠明而已氣質之善惡由積習所致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修身者豈可不察其幾懲惡習而勉爲善以求至於誠哉

或曰海水固鹹則水性非淡也答曰子欠悟在夫天一生水一者陽也陽動生陰而水源本淡流而爲濁則變其味試思龍吸海水化雨雨乃還元之水故仍

淡也、又如焚煤則火臭、焚柏則火香、知香臭之不在火、可知善惡之不在性、性動而變情、情執則成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故言性相近、習相遠、猶云性大同、習大異也、正如同一火、而焚煤柏之香臭大異、究其火性、安有所謂香臭哉、然則孟子道性善、非與答曰、人之汩於私欲而昧性、猶離家舍而迷竄荊棘中、若不先令出荊棘、指其歸家之路、而但告以家在某處、彼雖聽而仍茫然、莫能措足、故凡聖賢教人均

從路上指點、必曰從此直走可以到家、孟子之意、亦猶是也、程子亦云、但教從此路行、彼自能尋向上去、請問向上者、何處耶、得非謂天命之性乎、或不領會聖賢意旨、未免認途路作家舍、然而能出荆棘往途中、郎爲善人、乃夫子有不得而見之歎、蓋亦難得也、余正迷荆棘叢中、思家而莫知措足、偶有所論、不過如鸚鵡學語、貽笑君子、固其宜也、

自古論性、多從情上體會、夫情者、性之動、而有善

惡之形、性者情之歸則無善惡可見、今以自誠明、謂之性、兩句作骨自得聖經意指、則凡欲盡其性者、必由格致誠正之功也、觀前自序云、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故以性說終斯集、可知先生之意深矣、嗚呼、醫道豈易言哉、雪帆愚弟田晉元拜評

跋

廷鉦體羸善病又少賤始操童子業試有司不售

遂棄去留心醫學竊圖自活非謂能活人也顧研究多年未得體要癸未歲

虛谷夫子自粵旋遇於里門談及醫藥遽謂孺子可教許執贄門下數載來朝夕啓誨論證則直揭根源制方則隨宜變化離乎古而不畔乎古合乎古而不泥乎古實有得軒岐仲景之心源迥非時之執成方趨風氣者所能夢見也閒出平日所著醫學辨論命鈺編次更得識其要領窮其指歸閒

獻芻蕘亦蒙採錄積以歲時遂成四卷爲醫門之
棒喝允活世之婆心其知
夫子若以此書爲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偏
奉爲臨證圭臬可也其不知
夫子者以此書爲索瘢爲蛇足更叱爲怪爲罔亦
無不可也獨廷鉦受知既深竊有以窺
夫子之心源茲於其復有嶺外之行也敬識數言
於卷末嶺外多

高明好義之士行見活人之書必有乞爲剞劂以壽斯民以貽後世者知廷鉦非阿所好也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秋受業門人山陰孫廷鉦

敬跋

醫門棒喝卷之四終

粵東省城西湖街正文堂承校

虛谷小影

自贊

這是箇甚麼漢若曰儒未讀書若曰道丹不曉若曰釋勿面壁胡為乎然而獨立不解世務人情耳目口

鼻虛設面冷如氷心腸火熱却怕葷腥喜嘗墨汁似獃非獃若癡若兀原来一無所用權且取名棄物嘻這様酒囊飯袋還要丹青塗抹雪泥鴻爪偶留剎那變幻無跡故云色即是空誰知空裏有色咄咄休説棒着雲門和尚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乃顧影而歌曰心是海兮性為水私欲如泥和水流富貴繁華風鼓蕩瀾翻波湧幾時休縱使偶然澄風攪又不清必將泥去盡雖動自光明去泥如磨鏡歇手便生塵此事真

難事用功可不勤一旦轉身見明月乃知逐影枉勞神營營終日竟何求恰似春蠶在樹頭繭成身死心未了了得心時方自由孤舟一葉順江流朝朝暮暮無人渡醉卧江心月正圓水中撈月誰知誤秋月印秋潭潭枯月乃失請君舉頭看莫向潭中覓說空原不空執有却非有要知空有兩無關明明珠自在盤中走打碎盤兒失卻珠舉竟落何處快些尋來莫遲後

道光九年己丑暮春虛谷山人醉筆